

战争、革命
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
奥斯曼 1908—1923
THE OTTOMAN ENDGAME
帝国的终结

War,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08-1923 [美] 西恩·麦克米金 (Sean McMeekin) 著 姚志宏 译

Sean McMeekin

THE OTTOMAN ENDGAME

War,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08-1923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美] 西恩·麦克米金 著

姚志宏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美) 西恩·麦克米金著；姚志宏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9

书名原文：The Ottoman Endgame: War,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08-1923

ISBN 978-7-5086-7894-8

I. ①奥… II. ①西… ②姚… III. ①奥斯曼帝国—历史—1908-1923 IV. ①K3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1791号

The Ottoman Endgame: War,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1908-1923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nguin Press, an imprint of Penguin Publishing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著 者：[美] 西恩·麦克米金

译 者：姚志宏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 mm×1092 mm 1/16

版 次：2018年9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6-8384

书 号：ISBN 978-7-5086-7894-8

定 价：118.00元

印 张：38.5 字 数：588千字

印 次：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审图号：GS (2018) 2846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400-600-8099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Ⅱ 见识城邦

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

直到 1918 年，布尔什维克党人才改用格里历计时。在此之前，俄国一直使用儒略历^[1]——它在 1914 年比格里历晚 13 天。^[2]奥斯曼帝国传统上使用的是改良过的伊斯兰教历，它溯源于穆罕默德在公元 622 年从麦加迁至麦地那（伊斯兰纪元）——不过在进入 19 世纪后，它改用阳历的儒略历计时（伊斯兰宗教节日仍用传统历法计时）。为保持日期简单方便，同时使一些俄国历史爱好者能够了解旧的日期，我在统一使用格里历贯穿全文的情况下，对俄国在 1918 年之前历史的一些重要日期使用“/”来予以区别，比如在 1917 年 3 月 1/14 日中，1 指代儒略历，14 指代格里历。

对于俄国单词，除了一些知名姓氏的常用拼写 [比如尤登尼奇 (Yudenich) 而非伊登尼奇 (Iudenich)，托洛茨基 (Trotsky) 而非托洛茨奇 (Trotskii)]，我通篇采用精简版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注释系统。同时，我在正文中略去了“软音符”和“硬音符”，以免给读者带来负担。

对于土耳其语的拼写，我通常以“c”来表示“dj”的发音（比如在 Djavid 和 Djemal 中），并且在适当情况下使用不带点的“i”（它听起来很像 uh），以区分土耳其语中的“i”（它听起来像“ee”）。同样，我力图在恰当处使用 ş (sh) 和 ç (ch) 来帮助读者揣摩出发音，即便这

[1] 儒略历是格里历的前身，由罗马共和国独裁官恺撒采纳亚历山大的希腊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索西琴尼计算的历法，在公元前 4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取代旧罗马历法的一种历法。——编者注

[2] 1901—2009 年：格里历日期减去 13 日等于儒略历日期，比如格里历 2 月 28 日，合儒略历 2 月 15 日。——译者注

些字母是 1928 年后阿塔图尔克 (Atatürk) 实施语言改革的产物。至于阿拉伯姓名, 则采用最流行的西方变体 (因此 Hussein 取代 al-Husayn ibn ‘Ali al-Hashimi, Ibn Saud 取代 ‘Abd al-Aziz ibn ‘Abd al-Rahman al-Saud)。我采用的这些方法很难在全文一以贯之, 通常常识会占据上风。

需要向所有土耳其读者致歉的是, 我在提到奥斯曼首都时, 除非指现今的城市名, 一直是指君士坦丁堡而非伊斯坦布尔, 这是因为当代人甚至包括奥斯曼政府官员都习惯这样称呼它。同样, 在俄国 1914 年与德国宣战后, 我遵循了圣彼得堡称谓变换为彼得格勒的过渡命名法 (幸运的是, 我们无须考虑列宁格勒^[1]的称谓变换)。至于次要城市和其他地方的称谓, 我采用当前通用格式, 即在旧称后使用圆括号注明当前称谓, 例如阿德里安堡 (埃迪尔内)、斯库皮 (斯科普里)。其他一些在欧洲使用而不适用于奥斯曼的地理术语, 诸如巴勒斯坦、西里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 我则借鉴外交辞令, 避免从正面回答 (即搁置纷争, 不对领土范围进行精确定义)。

在一定程度上, 这些地图应该尽可能帮助读者厘清其纷杂及伤脑筋的问题。

文中的法语、德语、俄语及土耳其语, 除非特别标明, 皆由我自行翻译。

[1] 列宁格勒, 现彼得格勒。——编者注

12—13	奥斯曼帝国, 1876 年前后
18	1877—1878 年, 巴尔干半岛俄土战争
42	巴尔干地区: 主要民族语言群体
74	第一次及第二次巴尔干战争造成的领土变化
105	“戈本号”逃脱追踪
129	黑海: 1914 年 10 月, 奥斯曼展开攻势
144	美索不达米亚及海湾地区
149	萨勒卡默什, 1914—1915 年
158	苏伊士运河及西奈半岛, 1915 年
191	亚历山大勒塔及西里西亚: 英方在 1915 年未采取的登陆路线
210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
227	加里波利战役
244	土耳其亚美尼亚及高加索战场: 1915 年的关键爆发点
284	美索不达米亚战役
299	埃尔祖鲁姆战役
306—307	萨宗诺夫、赛克斯和皮科在 1916 年签署协定分裂奥斯曼帝国
338—339	黑海: 1916—1917 年作战情况
369	汉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378	美索不达米亚战役
409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毒酒杯
470	1920 年 8 月《色佛尔条约》确立的奥斯曼战后边界线
483	1919—1922 年, 希土战争
516	1920 年《土耳其民族宪章》及 1923 年《洛桑条约》

1876年9月7日

1

这一天，帝国的每个角落万人空巷，民众聚集在街道上见证加冕典礼的到来。街道里弄被身着帝国传统彩色服饰的人映照得一片通红——红色锥形的土耳其毡帽，帽上黑色的丝质流苏穗子，白色的穆斯林头巾，阿拉伯式头巾；此外，身着优雅礼服的欧洲外交官们也跻身其中。目击者声称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划着金白相间的轻舟穿过加拉塔大桥上的热闹人群时，瞥见了十万之众拥于海滨这一尊荣至极的景象。停靠金角湾后，帝国34岁的继承者骑上他的白色战马，穿过帝国卫队，抵达了帝国最神圣的艾郁普（Eyüp）苏丹清真寺——此寺于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修建。在这座银色的圣殿之中，埋葬着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旗手艾郁普，他在公元670年的阿拉伯围攻战中阵亡此处。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Abdul Hamid II）被赋予奥斯曼“胜利之剑”，正式加冕成为帝国第三十四任苏丹，以及伊斯兰教第二十六任奥斯曼哈里发。

大部分观察者一致认为，这位新苏丹在整个典礼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庄重，一些对其继位存在异议的不和谐音符因此显得微弱无力。阿卜杜勒·哈密德貌不惊人，以至于在奥斯曼之剑的对比之下，他纤弱的身形被映衬得更加渺小。赋予阿卜杜勒·哈密德宝剑的谢赫·伊斯兰^[1]

[1] 谢赫·伊斯兰（Sheikh-ul-Islam）为伊斯兰教长老，总管穆斯林的事务。——译者注

比阿卜杜勒·哈密德高得多，不得不立即俯身，以遵循传统亲吻这位苏丹的左肩。与此同时，不祥的事件正在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里发生：在加拉塔大桥上，过于拥挤的人群使得桥梁部分塌陷将近4英尺（约1.2米），几乎沉陷进了金角湾（Golden Horn）。仅仅一箭之遥，
2 位于高地上欧洲人聚集的培拉区和码头之间相连的地下缆索电车上的一根缆线也发生了断裂。^[1]

更多不祥的消息从欧洲传来。在前一年10月，时任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因无法支付其行宫过度挥霍所产生的复利而宣告破产，不得不暂停偿付奥斯曼的债券息票——其拖欠行为遭到上千名主要集中在巴黎和伦敦的特券人的憎恨。当一起基督徒起义席卷奥斯曼统治的巴尔干地区时，奥斯曼政府（通常被称为“高门”^[1]）这才发现自己失去了支持。它试图扑灭巴尔干地区的动荡火焰，但是由于给正规军拨付的款项一直处于拖欠之中，高门便派部分非正规的切尔克斯人^[2]部队对动乱实行镇压。到1876年夏，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传遍欧洲（指奥斯曼政府血腥镇压起义）。本已退休的英国前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复出谴责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政府的中立立场，并在一个很快闻名世界的宣传册中痛斥“保加利亚惨案”。这个宣传册甚至在阿卜杜勒·哈密德在艾郁普登基时也得到刊登发行——他也因此将自己关进了崇高道德的地牢中。然而迪斯累里却连同双方一并谴责，认为两者“同样可怕和残暴”，并草率敷衍有关奥斯曼非正规军的恐怖暴行只是“咖啡屋的胡言乱语”。^[3]格莱斯顿进而纠正他，并称土耳其人是

[1] 高门（Sublime Porte），1923年以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译者注

[2] 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即“巴施巴祖克”（Bashi-Bazouk），指奥斯曼的非正规军。——译者注

[3] 迪斯累里之后称自己“出于过失”忽略了发生在保加利亚的残暴故事。奥斯曼政府承认“巴施巴祖克”部队对6000名平民的死亡负责，欧洲方面却认为死亡人数为1.2万。尽管如此，他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在严肃调查保加利亚事件之前，迪斯累里的著名宣传册上的内容是根据一名并未实际到过保加利亚的君士坦丁堡律师埃德温·皮尔斯（Edwin Pears）的“报告”所做：他仅仅将一位在罗伯特学院任教的美国传教士告诉他的故事加以传扬，而这位传教士所知也是来源于他的保加利亚学生。它们虽然不是“咖啡屋的胡言乱语”，却是小道传闻。

“人类中仅有的不合人道的大败类”，应该“将其驱逐出他们蹂躏和玷污过的地方”，“连人带物一起滚蛋”。²

格莱斯顿对于很多由沙俄政府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宣传者好几个月的缄默无言只字未提。但是他却认为阿卜杜勒·哈密德会有更加骇人的行为，他利用自己的英式议会辩才表达着愤怒，并说如果宿敌沙俄侵犯巴尔干地区，作为土耳其传统保护者并帮其对抗俄国侵略的大不列颠将选择冷眼旁观，尤其在那个夏天——俄军志愿者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后乘坐火车奔赴战场，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沃伦斯基军官一样——为斯拉夫民族战斗。在俄国的鼓动下（非官方的），塞尔维亚6月向土耳其宣战，并由刚征服塔什干城的俄国将军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Mikhail Grigorievich Chernyaev）掌控其军队。黑山随后也介入战争。然而说到落井下石，谁也比不上长期外派奥斯曼、现已退休的外交官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勋爵，他曾经几乎凭一己之力就将英国带入克里米亚战争，为奥斯曼一方站台。如今，他却在一封发至《泰晤士报》的信件中公然支持格莱斯顿的反土耳其立场——实际上，格莱斯顿早先就把“保加利亚惨案”宣传册献给了坎宁。在30年前，当阿卜杜勒·哈密德还是个体弱、孤独的孩子时，便与坎宁在托普卡帕宫（Topkapı Palace）的花园里初次邂逅，当时阿卜杜勒·哈密德还是第一次遇到外国人。那是一次尤为令人生气的接触——事实上，坎宁可以算是第一位愿意诚恳善意地对待这个孩子的异国成年人，以至于这位苏丹在数十年以后还能记起这件小事。如果说俄国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53年与英国外交官的一次会谈中就首次提及并称其为“欧洲病夫”——现在有了阿卜杜勒·哈密德少时眼中的英雄和英国最为声名狼藉的亲土耳其系的支持，那么这个帝国将无任何存活下去的可能性。

尽管各种恼人的事件源源不断地涌入帝都，阿卜杜勒·哈密德在离开艾郁普苏丹清真寺时依旧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他已经比他上一

任继位没多久就遭到罢黜的穆拉德五世 (Murad V) 实现了更多的成就。在 5 月份暴力废黜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后, 虽然受到了大量狂热民众的拥戴并被冠以“伟大的改革者”称号, 穆拉德五世却没能能够召集力量举办就职典礼来面对公众。作为帝国王位的潜在继承人, 所有皇嗣都有过被软禁在“卡菲”^[1]的经历。穆拉德五世登基后, 当得知被废黜的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用一把剪刀割(双)腕自杀(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诡计, 并将其与谋杀的流言牵连在了一起), 就已经浑身颤抖。获悉其前任死亡的消息后, 穆拉德五世不禁当场昏厥。苏醒后, 他又陷入猛烈的呕吐之中。这一切似乎还不够。6 月 15 日, 一位年轻的切尔克斯军官(其姊妹内斯林曾是已故苏丹后宫中最受宠溺的妃子)为了给“殉难者”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复仇, 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冲进了大厅, 企图谋杀曾经废黜前苏丹的两位共谋者——军政大臣侯赛因·阿夫尼 (Hüseyin Avni), 以及外交大臣拉希德帕夏 (Raşid Pasha)。种种骇人事件使穆拉德五世受到了极度创伤, 并开始胡言乱语(被诊断为自杀式妄想症), 显然这使得他无法接受奥斯曼之剑, 也无法会见外国使节或承担其他任何一个苏丹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 仅仅通过顺利举办一场完整的就职典礼, 阿卜杜勒·哈密德就已经足以恢复这个四面楚歌的帝国的臣民的信心。

诚然, 这位年轻的苏丹是一个谜。即便对其举荐者来说, 他也是一个未知数。一直到 1876 年那个糟糕的夏天——这一年从此成为土耳其人熟知的“三苏丹轮流当政之年”——伟大的立宪派米德哈特帕夏 (Midhat Pasha) 领导的改革派政治家, 随同基督教少数派和诡诈的欧洲政治家, 还将希望放在英俊迷人的穆拉德五世身上, 并相信他会支持西方的自由主义(或者说, 至少在推动之下能够顺应改变)。相形之下, 阿卜杜勒·哈密德只有使人难堪的腼腆、令人尴尬的社交能力, 还有他那古怪的长相。他的鹰钩鼻异常突出, 以至于很多土耳其人认为他

[1] 卡菲 (kafes), 即皇家监狱。——译者注

的母亲皮林穆杰哈 (Pirimujgan) 其实是隐藏身份的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 [她其实是普通的切尔克斯奴隶舞者, 有一段时间成为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 (Abdul Mecid) 最宠溺的妃子, 在 26 岁的时候死于肺病, 当时阿卜杜勒·哈密德才 7 岁]。阿卜杜勒·哈密德的父亲对他也并不抱希望, 他因此由养母抚养长大, 并经历过一段比正常人更孤独的童年时光以及“卡菲”的囚禁岁月, 他的唯一伴侣是后宫的妃子和宦官。自然而然, 他与女性的关系比与男性更为亲密一些。阿卜杜勒·哈密德在年轻的时候很信任已故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的“苏丹娜”(皇太后)佩尔泰尼亚 (Pertevniyal)。佩尔泰尼亚在未进后宫之前是公共浴池的一名爱传流言蜚语的侍女, 这使得她非常清楚公众舆论的动向。这位未来的苏丹甚至与一名“异教徒”——一位来自培拉区的巴尔干手套女商贩弗洛拉·科迪尔 (Flora Cordier) 发生了风流韵事, 这位“异教徒”还使他认识到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此外, 在他登基前的岁月, 他还经常和一个与英国大使亨利·艾略特 (Henry Elliott) 关系密切的英国商人汤姆森先生在席拉皮亚 (Therapia) 公园闲逛。正是汤姆森让他知道了英国议会的议事程序 (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曾要求他将议会蓝皮书加以翻译, 并引进奥斯曼)。尽管对于帝国内部和外部事务同样相对无知, 但相比近代的其他先任, 他在就职仪式方面做得更好。³

然而, 这并不是说这位新苏丹是一个名义上的穆拉德式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当已经开始为奥斯曼帝国起草一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宪法的米德哈特帕夏发现穆拉德无法充当其改革工具时, 感到极为震惊——不过奇妙之处在于, 也正是他说服了内阁催逼穆拉德五世下台, 而且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阿卜杜勒·哈密德, 并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为防传统的苏丹权威复苏, 米德哈特帕夏在被委派试探这位年轻的继承人之后, 设法让阿卜杜勒·哈密德在穆拉德五世长期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 通过有条件的登基来束缚其君权——由他获得摄政权, 而非完全的苏丹职位。阿卜杜勒·哈密德当然不愿意与一个半疯半癫的

王位潜在竞争者共同执政，于是果断拒绝。协商只好继续。在此期间，米德哈特帕夏终于得到了阿卜杜勒·哈密德的承诺，后者称会“立即”颁布宪法。根据权威病历确诊穆拉德五世为精神错乱的诊断说明，这位继承人坚持要求正式及永久性废黜穆拉德五世。在此基础上，协议达成——但这个协议使得这位年轻的苏丹开始对米德哈特帕夏和立宪主义者产生怀疑，并反对其对君权的进一步干预。

尽管登基过程中各种阴谋涌动，但对于自信的继承者阿卜杜勒·哈密德来说，他选择在艾郁普苏丹清真寺继位有十分恰当的理由。这个夏天，在帝都历经了两次折磨人的废黜事件之后，没有人希望发生第三次。在巴尔干地区，即便格莱斯顿的激昂的宣传册暗示新的暴行将指日可待，但最坏的消息也似乎行将结束。在夸口会如何摧毁由“衰老、肥胖的阿卜杜勒·克里姆（Abdul Kerim）”领导的奥斯曼军队之后，俄军控制的塞尔维亚军队对土耳其的进攻迅速陷入了泥沼。到8月上旬，土耳其已经攻占了通往摩拉瓦河流域（Morava Valley），最终进入塞尔维亚腹地的关口，获得了胜利。9月1日，穆拉德被废黜的第一天——也是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任职的第一天，塞尔维亚人和其俄国司令官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被果断击败。当新苏丹在清真寺即位之际，塞尔维亚人请求停战，奥斯曼外交官便着手拟定和平条款，施加于贝尔格莱德，其中包括武装解除、要塞占领以及赔款。⁴塔什干征服者的此次溃败使塞尔维亚蒙羞，而土耳其人则又一次进入了欧洲，并开始向北挺进。

6 苏丹骑着他的白色坐骑，手持“黄金辔勒”，在扛着先知绿色旗帜的谢赫·伊斯兰及皇家随从人员的簇拥下，穿过位于第二大桥的金角湾，经过了拜占庭贝拉克奈（Blachernae）的废墟城墙、法纳尔（Phanar）希腊东正教教区，蜿蜒进入狭窄的穆斯林旧区斯坦布尔（Sтамbul）。最终，队伍到达高门，外国使节们坐在“荣誉台”上，对成为奥斯曼帝国君主的阿卜杜勒·哈密德二世致以敬意。随着领土的延伸——从多瑙河公国（Danube Principalities）到波斯湾（Persian

Gulf)，从北非的马格利布（Maghreb）到外高加索（Transcaucasus），黑海和白海各国的统治者位列其间。街巷上，人们欢呼呐喊着：“苏丹万岁！”

《赛克斯—皮科协定》谣言 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 (Mustafa Kemal Atatürk) 缔造土耳其共和国 92 周年之后, 奥斯曼帝国重新成为新闻热点。媒体几乎每天都会提及“一战”遗留下来的中东领土争端问题, 即使边境线早已在先前确定, 但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和“伊斯兰国”(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 的崛起, 中东的边境线正在不断地被重新绘制。“难道这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带来的结果吗?” 帕特里克·科伯恩 (Patrick Cockburn) 在《伦敦书评》中如是发问——科伯恩设想其读者听说正是由于这两个人 (据说如此) 签订了此协定, 从而导致奥斯曼帝国被英法分割。¹ 2014 年, “一战”爆发 100 周年, 《赛克斯—皮科协定》跨越历史琐事的纷争, 重归陈词滥调, 成了解释近年来中东动乱根源的一个妇孺皆知的简要版本。

从无处不在的媒体报道来看, 人们或许会以为马克·赛克斯 (Mark Sykes) 爵士和乔治·皮科 (Georges Picot) 是“一战”中出演分裂奥斯曼这出戏码的唯一演员, 而英法只是在 1916 年签订此分裂协定进而处置奥斯曼领土的相关参演。克劳德·雷恩斯 (Claude Rains) 在大卫·里恩 (David Lean) 的经典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 中便不假思索地概括出了这个传统故事的大意: “马克·赛

目 录

关于日期、名字、翻译和音译的注解 v

地图列表 vii

序言 1876年9月7日 ix

引言 《赛克斯—皮科协定》谣言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001

第一部分 欧洲病夫 005

第一章 病人 007

第二章 根治手术：青年土耳其党人 033

第三章 豺狼突袭 059

第四章 寻找同盟 083

第二部分 1914年“一战”：土耳其登场 093

第五章 神兵天降：“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抵岸 095

第六章 争取奥斯曼之战 114